資治通鑑/卷08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八十 晉紀二

► 卷八十一

起昭陽大荒落，盡屠維大淵獻，凡七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80卷

【晉紀二】 起昭陽大荒落，盡屠維大淵獻，凡七年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泰始九年（癸巳，公元二七三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酉，密陵元侯鄭袤卒。

二月，癸巳，樂陵武公石苞卒。

三月，立皇子祗為東海王。

吳以陸抗為大司馬、荊州牧。

夏，四月，戊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初，鄧艾之死，人皆冤之，而朝廷無為之辨者。及帝即位，議郎敦煌段灼上疏曰：「鄧艾心懷至忠，而荷反逆之名，平定巴、蜀而受三族之誅。艾性剛急，矜功伐善，不能協

同朋類，故莫肯理之。臣竊以為艾本屯田掌犢人，寵位已極，功名已成，七十老公，復何所求！正以劉禪初降，遠郡未附，矯令承製，權安社稷。鐘會有悖逆之心。畏艾威名，因其疑似，構成其事。艾被詔書，即遣強兵，束身就縛，不敢顧望，誠自知奉見先帝，必無當死之理也。會受誅之後，艾官屬將吏，愚戇相聚，自共追艾，破壞檻車，解其囚執。艾在困地，狼狽失據，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，獨受腹背之誅，豈不哀哉！陛下龍興，闡弘大度，謂可聽艾歸葬舊墓，還其田宅，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，使艾闔棺定謚，死無所恨，則天下徇名之士，思立功之臣，必投湯火，樂為陛下死矣！」帝善其言而未能從。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，曰：「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？」建稽首曰：「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，雖得亮，得無如馮唐之言乎！」帝笑曰：「卿言起我意。」乃以艾孫朗為郎中。

吳人多言祥瑞者，吳主以問侍中韋昭，昭曰：「此家人筐篋中物耳！」昭領左國史，吳主欲為其父作紀，昭曰：「文皇不登帝位，當為傳，不當為紀。」吳主不悅，漸見責怒。昭憂懼，自陳衰老，求去侍、史二官，不聽。時有疾病，醫藥監護，持之益急。吳主飲群臣酒，不問能否，率以七升為限。至昭，獨以茶代之，後更見逼強。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，發摘私短以為歡；時有愆失，輒見收縛，至於誅戮。昭以為外相毀傷，內長尤恨，使群臣不睦，不為佳事，故但難問經義而已。吳主以為不奉詔命，意不忠盡，積前後嫌忿，遂收昭付獄。昭因獄吏上辭，獻所著書，冀以此求免。而吳主怪其書垢故，更被詰責，遂誅昭，徙其家於零陵。

五月，以何曾領司徒。

六月，乙未，東海王祗卒。

秋，七月，丁酉朔，日有食之。

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。采擇未畢，權禁天下嫁娶。帝使楊後擇之，後惟取潔白長大而捨其美者。帝愛卞氏女，欲留之。後曰：「卞氏三世後族，不可屈以卑位。」帝怒，乃自擇之，中選者以絳紗系臂，公卿之女為三夫人、九嬪、二千石、將、校女補良人以下。

九月，吳主悉封其子弟為十一王，王給三千兵。大赦。

是歲，鄭沖以壽光公罷。

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，司市中郎將陳聲素有寵於吳主，繩之以法。姬訴於吳主，吳主怒，假他事燒鋸斷聲頭，投其身於四望之下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泰始十年（甲午，公元二七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乙未，日有食之。

閏月，癸酉，壽光成公鄭沖卒。

丁亥，詔曰：「近世以來，多由內寵以登后妃，亂尊卑之序；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。」分幽州置平州。

三月，癸亥，日有食之。

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餘人入宮選之，母子號哭於宮中，聲聞於外。

夏，四月，己未，臨淮康公荀顗卒。

吳左夫人王氏卒。吳主哀念，數月不出，葬送甚盛。時何氏以太后故，宗族驕橫。吳主舅子何都貌類吳主，民間訛言：「吳主已死，立者何都也。」會稽又訛言：「章安侯奮當為天子。」奮母仲姬墓在豫章，豫章太守張俊為之掃除。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，非議國政；誕但白熙書，不白妖言。吳主怒，收誕繫獄，誕懼。功曹邵疇曰：「疇在，明府何憂？」遂詣吏自列曰：「疇廁身本郡，位極朝右，以噂　　之語，本非事實，疾其醜聲，不忍聞見，欲含垢藏疾，不彰之翰墨，鎮躁歸靜，使之自息。故誕屈其所是，默以見從。此之為愆，實由於疇。不敢逃死，歸罪有司。」因自殺。吳主乃免誕死，送付建安作船。遣其舅三郡督何植收奚熙。熙發兵自守，其部曲殺熙，送首建業。又車裂張俊，皆夷三族。並誅章安侯奮及其五子。

秋，七月，丙寅，皇后楊氏殂。初，帝以太子不慧，恐不堪為嗣，常密以訪後。後曰：「立子以長不以賢，豈可動也！」鎮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，有寵於帝，後疾篤，恐帝立貴嬪為後，致太子不安，枕帝膝泣曰：「叔父駿女芷有德色，願陛下以備六宮。」帝

流涕許之。

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。濤典選十餘年，每一官缺，輒擇才資可為者啟擬數人，得詔旨有所向，然後顯奏之。帝之所用，或非舉首，眾情不察，以濤輕重任意，言之於帝，帝益親愛之。濤甄拔人物，各為題目而奏之，時稱「山公啟事」。

濤薦嵇紹於帝，請以為秘書郎，帝發詔征之。紹以父康得罪，屏居私門，欲辭不就。濤謂之曰：「為君思之久矣，天地四時，猶有消息，況於人乎！」紹乃應命，帝以為秘書丞。

初，東關之敗，文帝問僚屬曰：「近日之事，誰任其咎？」安東司馬王儀，修之子也，對曰：「責在元帥。」文帝怒曰：「司馬欲委罪孤邪！」引出斬之。儀子裒痛父非命，隱居教授，三征七辟，皆不就。未嘗西向而坐，廬於墓側，旦夕攀柏悲號，涕淚著樹，樹為之枯。讀《詩》至「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勞」，未嘗不三復流涕，門人為之廢《蓼莪》。家貧，計口而田，度身而蠶；人或饋之，不受；助之，不聽。諸生密為刈麥，裒輒棄之。遂不仕而終。

臣光曰：昔舜誅鯀而禹事舜，不敢廢至公也。嵇康、王儀，死皆不以其罪，二子不仕晉室可也。嵇紹苟無蕩陰之忠，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！

吳大司馬陸抗疾病，上疏曰：「西陵、建平，國之蕃表，即處上流，受敵二境。若敵泛舟順流，星奔電邁，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。此乃社稷安危之機，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。臣父遜，昔在西垂上言：『西陵，國之西門，雖雲易守，亦復易失。若有不守，非但失一郡，荊州非吳有也。如其有虞，當傾國爭之。』臣前乞屯精兵三萬，而主者循常，未肯差赴。自步闡以後，益更損耗。今臣所統千里，外御強對，內懷百蠻，而上下見兵，財有數萬，羸敝日久，難以待變。臣愚，以為諸王幼沖，無用兵馬以妨要務；又，黃門宦官開立占募，兵民避役，逋逃入占。乞特詔簡閱，一切料出，以補疆場受敵常處，使臣所部足滿八萬，省息眾務，並力備御，庶幾無虞。若其不然，深可憂也！臣死之後，乞以西方為屬。」及卒，吳主使其子晏、景、玄、機、雲分將其兵。機、雲皆善屬文，名重於世。

初，周魴之子處，膂力絕人，不修細行，鄉里患之。處嘗問父老曰：「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，何邪？」父老歎曰：「三害不除，何樂之有！」處曰：「何謂也？」父老曰：「

南山白額虎，長橋蛟，並子為三矣。」處曰：「若所患止此，吾能除之。」乃入山求虎，射殺之，因投水，搏殺蛟。遂從機、雲受學，篤志讀書，砥節礪行，比及期年，州府交辟。

八月，戊申，葬元皇后於峻陽陵。帝及群臣除喪即吉，博士陳逵議，以為：「今時所行，漢帝權制；太子無有國事，自宜終服。」尚書杜預以為：「古者天子、諸侯三年之喪，始同齊、斬，既葬除服，諒闇以居，心喪終制。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雲諒闇，此服心喪之文也；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，明既葬應除，而違諒闇之節也。君子之於禮，存諸內而已。禮非玉帛之謂，喪豈衰麻之謂乎！太子出則撫軍，守則監國，不為無事，宜卒哭除衰麻，而以諒闇終三年。」帝從之。

臣光曰：規矩主於方圓，然庸工無規矩，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；衰麻主於哀戚，然庸人無衰麻，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。《素冠》之詩，正為是矣。杜預巧飾《經》、《傳》以附人情，辯則辯矣，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。

九月，癸亥，以大將軍陳騫為太尉。

杜預以孟津渡險，請建河橋於富平津。議者以為：「殷、周所都，歷聖賢而不作者，必不可立故也。」預固請為之。及橋成，帝從百寮臨會，舉觴屬預曰：「非君，此橋不立。」對曰：「非陛下之明，臣亦無所施其巧。」

是歲，邵陵厲公曹芳卒。初，芳之廢遷金墉也，太宰中郎陳留范粲素服拜送，哀動左右。遂稱疾不出，陽狂不言，寢所乘車，足不履地。子孫有婚宦大事，輒密諮焉，合者則色無變，不合則眠寢不安，妻子以此知其旨。子喬等三人，並棄學業，絕人事，侍疾家庭，足不出邑裡。及帝即位，詔以二千石祿養病，加賜帛百匹，喬以父疾篤，辭不敢受。粲不言凡三十六年，年八十四，終於所寢之車。

吳比三年大疫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寧元年（乙未，公元二七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午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吳掘地得銀尺，上有刻文。吳主大赦，改元天冊。

吳中書令賀邵，中風不能言，去職數月，吳主疑其詐，收付酒藏，掠考千數，卒無一言，乃燒鋸斷其頭，徙其家屬於臨海。又誅樓玄子孫。

夏，六月，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，將還，幽州刺史衛瓘表請留之，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。

秋，七月，甲申晦，日有食之。

冬，十二月，丁亥，追尊宣帝廟曰高祖，景帝曰世宗，文帝曰太祖。

大疫，洛陽死者以萬數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寧二年（丙申，公元二七六年）

春，令狐豐卒，弟宏繼立，楊欣討斬之。

帝得疾，甚劇，及愈，群臣上壽。詔曰：「每念疫氣死亡者，為之愴然。豈以一身之休息，忘百姓之艱難邪！」諸上禮者，皆絕之。

初，齊王攸有寵於文帝，每見攸，輒撫床呼其小字曰：「此桃符座也！」幾為太子者數矣。臨終，為帝敘漢淮南王、魏陳思王事而泣，執攸手以授帝。太后臨終，亦流涕謂帝曰：「桃符性急，而汝為兄不慈，我若不起，必恐汝不能相容，以是屬汝，勿忘我言！」及帝疾甚，朝野皆屬意於攸。攸妃，賈充之長女也，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：「卿二婿，親疏等耳。立人當立德。」充不答。攸素惡荀勖及左衛將軍馮紞傾諂，勖乃使紞說帝曰：「陛下前日疾苦不愈，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，太子雖欲高讓，其得免乎！宜遣還藩，以安社稷。」帝陰納之，乃徙和為光祿勳，奪充兵權，而位遇無替。

吳施但之亂，或譖京下督孫楷於吳主曰：「楷不時赴討，懷兩端。」吳主數詰讓之，征為宮下鎮、驃騎將軍。楷自疑懼，夏，六月，將妻子來奔；拜車騎將軍，封丹楊侯。

秋，七月，吳人或言於吳主曰：「臨平湖自漢末蕞塞，長老言：『此湖塞，天下亂；此

湖開，開下平。』近無故忽更開通，此天下當太平，青蓋入洛之祥也。」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，對曰：「臣止能望氣，不能達湖之開塞。」退而告其友曰：「青蓋入洛者，將有銜璧之事，非吉祥也。」

或獻小石刻「皇帝」字，雲得於湖邊。吳主大赦，改元天璽。

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，吳主就在所斬之，徇首諸郡。會稽太守車浚公清有政績，值郡旱饑，表求振貸。吳主以為收私恩，遣使梟首。尚書熊睦微有所諫，吳主以刀鐶撞殺之，身無完肌。

八月，已亥，以何曾為太傅，陳騫為大司馬，賈充為太尉，齊王攸為司空。

吳歷陽山有七穿駢羅，穿中黃赤，俗謂之石印，云：「石印封發，天下當太平。」歷陽長上言石印發，吳主遣使者以太牢祠之。使者作高梯登其上，以朱書石曰：「楚九州渚，吳九州都。揚州士，作天子，四世治，太平始。」還以聞。吳主大喜，封其山神為王，大赦，改明年元曰天紀。

冬，十月，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，羊祜為征南大將軍，皆開府辟召，儀同三司。

祜上疏請伐吳，曰：「先帝西平巴、蜀，南和吳、會，庶幾海內得以休息。而吳復背信，使邊事更興。夫期運雖天所授，而功業必因人而成，不一大舉掃滅，則兵役無時得息也。蜀平之時，天下皆謂吳當並亡，自是以來，十有三年矣。夫謀之雖多，決之欲獨。凡以險阻得全者，謂其勢均力敵耳。若輕重不齊，強弱異勢，雖有險阻，不可保也。蜀之為國，非不險也，皆雲一夫荷戟，千人莫當。及進兵之日，曾無藩籬之限，乘勝席捲，逕至成都，漢中諸城，皆鳥棲而不敢出，非無戰心，誠力不足以相抗也。及劉禪請降，諸營堡索然俱散。今江、淮之險不如劍閣，孫皓之暴過於劉禪，吳人之困甚於巴、蜀，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，而更阻兵相守，使天下困於征戍，經歷盛衰，不可長久也。今若引梁、益之兵水陸俱下，荊、楚之眾進臨江陵，平南、豫州直指夏口，徐、揚、青、兗並會秣陵，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，勢分形散，所備皆急。巴、漢奇兵出其空虛，一處傾壞則上下震盪，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。吳緣江為國，東西數千里，所敵者大，無有寧息。孫皓恣情任意，與下多忌，將疑於朝，士困於野，無有保世之計，一定之心；平常之日，猶懷去就，兵臨之際，必有應者，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。其俗急速不能持久，弓弩戟楯不如中國，唯有水戰是其所便，一入其境，則長江非復所保，

還趣城池，去長入短，非吾敵也。官軍縣進，人有致死之志，吳人內顧，各有離散之心，如此，軍不逾時，克可必矣。」帝深納之。而朝議方以秦、涼為憂，祜復表曰：「吳平則胡自定，但當速濟大功耳。」議者多有不同，賈充、荀勖、馮紞尤以伐吳為不可。祜歎曰：「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、八。天與不取，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！」唯度支尚書杜預、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，贊成其計。

丁卯，立皇后楊氏，大赦。後，元皇后之從妹也，美而有婦德。帝初聘後，後叔父珧上表曰：「自古一門二後，未有能全其宗者，乞藏此表於宗廟，異日如臣之言，得以免禍。」帝許之。

十二月，以後父鎮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，封臨晉侯。尚書褚略、郭弈皆表駿小器，不可任社稷之重，帝不從。駿驕傲自得，胡奮謂駿曰：「卿恃女更益豪邪！歷觀前世，與天家婚，未有不滅門者，但早晚事耳。」駿曰：「卿女不在天家乎？」奮曰：「我女與卿女作婢耳，何能為損益乎！」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寧三年（丁酉，公元二七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立皇子裕為始平王；庚寅，裕卒。

三月，平虜護軍文鴦督涼、秦、雍州諸軍討樹機能，破之，諸胡二十萬口來降。

夏，五月，吳將邵、夏祥帥眾七千餘人來降。

秋，七月，中山王睦坐招誘逋亡，貶為丹水縣侯。

有星孛於紫宮。

衛將軍楊珧等建議，以為：「古者封建諸侯，所以藩衛王室；今諸王公皆在京師，非扞城之義。又，異姓諸將居邊，宜參以親戚。」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，大國置三軍五千人，次國二軍三千人，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；諸王為都督者，各徙其國使相近。八月，癸亥，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，出為鎮南大將軍，都督豫州諸軍事；琅邪王倫為趙

王，督鄴城守事；勃海王輔為太原王，監并州諸軍事；以東莞王人由在徐州，徙封琅邪王；汝陰王駿在關中，徙封扶風王；又徙太原王顒為河間王，汝南王柬為南陽王。輔，孚之子；顒，孚之孫也。其無官者，皆遣就國。諸王公戀京師，皆涕泣而去。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，允為濮陽王，該為新都王，遐為清河王。

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，皆封郡公、郡侯。封賈充為魯郡公，追封王沈為博陵郡公。徙封巨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，祜固辭不受。祜每拜官爵，常多避讓，至心素著，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。祜歷事二世，職典樞要，凡謀議損益，皆焚其草，世莫得聞，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。常曰：「拜官公朝，謝恩私門，吾所不敢也。」

兗、豫、徐、青、荊、益、梁七州大水。

冬，十二月，吳夏口督孫慎入江夏、汝南，略千餘家而去。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，並欲移荊州。祜曰：「江夏去襄陽八百里，比知賊問，賊已去經日，步軍安能追之！勞師以免責，非臣志也。昔魏武帝置都督，類皆與州相近，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。疆場之間，一彼一此，慎守而已。若輒徙州，賊出無常，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。」

是歲，大司馬陳騫自揚州入朝，以高平公罷。

吳主以會稽張俶多所譖白，甚見寵任，累遷司直中郎將，封侯。其父為山陰縣卒，知俶不良，上表曰：「若用俶為司直，有罪，乞不從坐。」吳主許之。俶表置彈曲二十人，專糾司不法，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，獄犴盈溢，上下囂然。俶大為奸利，驕奢暴橫，事發，父子皆車裂。

衛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。自沙漠汗入質，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。及沙漠汗歸，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。既而力微疾篤，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，受衛瓘賂，欲擾動諸部，乃礪斧於庭，謂諸大人曰：「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，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。」諸大人懼，皆散走。力微以憂卒，時年一百四。子悉祿立，其國遂衰。

初，幽、并二州皆與鮮卑接，東有務桓，西有力微，多為邊患。衛瓘密以計間之，務桓降而力微死。朝廷嘉瓘功，封其弟為亭侯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寧四年（戊戌，公元二七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午朔，日有食之。

司馬督東平馬隆上言：「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，必敗。」夏，六月，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於武威，敗死。

弘訓皇后羊氏殂。

羊祜以病求入朝，既至，帝命乘輦入殿，不拜而坐。祜面陳伐吳之計，帝善之。以祜病，不宜數入，更遣張華就問籌策。祜曰：「孫皓暴虐已甚，於今可不戰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沒，吳人更立令主，雖有百萬之眾，長江未可窺也，將為後患矣！」華深然之。祜曰：「成吾志者，子也。」帝欲使祜臥護諸將，祜曰：「取吳不必臣行，但既平之後，當勞聖慮耳。功名之際，臣不敢居。若事了，當有所付授，願審擇其人也。」

秋，七月，己丑，葬景獻皇后於峻平陵。

司、冀、兗、豫、荊、揚州大水，螟傷稼。詔問主者：「何以佐百姓？」度支尚書杜預上疏，以為：「今者水災，東南尤劇，宜敕兗、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，繕以蓄水外，餘皆決瀝，令饑者盡得魚菜螺蚌之饒，此目下日給之益也。水去之後，填淤之田，畝收數鐘，此又明年之益也。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，不供耕駕，至有老不穿鼻者，可分以給民，使及春耕；谷登之後，責其租稅，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。」帝從之，民賴其利。預在尚書七年，損益庶政，不可勝數，時人謂之「杜武庫」，言其無所不有也。

九月，以何曾為太宰；辛巳，以侍中、尚書令李胤為司徒。

吳主忌勝己者，侍中、中書令張尚，紘之孫也，為人辯捷，談論每出其表，吳主積以致恨。後問：「孤飲酒可以方誰？」尚曰：「陛下有百觚之量。」吳主曰：「尚知孔丘不王，而以孤方之。」因發怒，收尚。公卿已下百餘人，詣宮叩頭，請尚罪，得減死，送建安作船，尋就殺之。

冬，十月，征征北大將軍衛瓘為尚書令。是時，朝野咸知太子昏愚，不堪為嗣，瓘每欲陳啟而未敢發。會侍宴陵雲台，瓘陽醉，跪帝床前曰：「臣欲有所啟。」帝曰：「公所言何邪？」瓘欲言而止者三，因以手撫床曰：「此座可惜！」帝意悟，因謬曰：「公真

大醉邪？」瓘於此不復有言。帝悉召東宮官屬，為設宴會，而密封尚書疑事，令太子決之。賈妃大懼，倩外人代對，多引古義。給使張泓曰：「太子不學，陛下所知，而答詔多引古義，必責作草主，更益譴負，不如直以意對。」妃大喜，謂泓曰：「便為我好答，富貴與汝共之。」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。帝省之，甚悅，先以示瓘，瓘大踧踖，眾人乃知瓘嘗有言也。賈充密遣人語妃云：「衛瓘老奴，幾破汝家！」

吳人大佃皖城，欲謀入寇。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，斬首五千級，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，踐稻田四千餘頃，毀船六百餘艘。

十一月，辛巳，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，帝焚之於殿前。甲申。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，罪之。

羊祜疾篤，舉杜預自代。辛卯，以預為鎮南大將軍、都督荊州諸軍事。祜卒，帝哭之甚哀。是日，大寒，涕淚沾鬚鬢皆為冰。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。帝曰：「祜固讓歷年，身沒讓存，今聽復本封，以彰高美。」南州民聞祜卒，為之罷市，巷哭聲相接。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。祜好游峴山，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，歲時祭祀，望其碑者無不流涕，因謂之墮淚碑。

杜預至鎮，簡精銳，襲吳西陵督張政，大破之。政，吳之名將也，恥以無備取敗，不以實告吳主。預欲間之，乃表還其所獲。吳主果召政還，遣武昌監留憲代之。

十二月，丁未，朗陵公何曾卒。曾厚自奉養，過於人主。司隸校尉東萊劉毅數劾奏曾侈汰無度，帝以其重臣，不問。及卒，博士新興秦秀議曰：「曾驕奢過度，名被九域。宰相大臣，人之表儀，若生極其情，死又無貶，王公貴人復何畏哉！謹按《謚法》，『名與實爽曰繆，怙亂肆行曰丑』，宜謚繆丑公。」帝策謚曰孝。

前司隸校尉傅玄卒。玄性峻急，每有奏劾，或值日暮，捧白簡，整簪帶，竦踴不寐，坐而待旦。由是貴游震懾，台閣生風。玄與尚書左丞博陵崔洪善，洪亦清厲骨鯁，好面折人過，而退無後言，人以是重之。

鮮卑樹機能久為邊患，僕射李喜請發兵討之，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，虜不足憂。

世祖武皇帝上之下咸寧五年（己亥，公元二七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樹機能攻陷涼州。帝甚悔之，臨朝而歎曰：「誰能為我討此虜者？」司馬督馬隆進曰：「陛下能任臣，臣能平之。」帝曰：「必能平賊，何為不任，顧方略何如耳！」隆曰：「臣願募勇士三千人，無問所從來，帥之以西，虜不足平也。」帝許之。乙丑，以隆為討虜護軍、武威太守。公卿皆曰：「見兵已多，不宜橫設賞募，隆小將妄言，不足信也。」帝不聽。隆募能引弓四鈞、挽弩九石者取之，立標簡試。自旦至日中，得三千五百人。隆曰：「足矣。」又請自至武庫選仗，武庫令與隆忿爭，御史中丞劾奏隆。隆曰：「臣當畢命戰場，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，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。」帝命惟隆所取，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。

初，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，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，以豹為左部帥。豹子淵，幼而俊異，師事上黨崔游，博習經史。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、雁門范隆曰：「吾常恥隨、陸無武，絳、灌無文。隨、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，降、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，豈不惜哉！」於是兼學武事。及長，猿臂善射，膂力過人，姿貌魁偉。為任子在洛陽，王渾及子濟皆重之，屢薦於帝，帝召與語，悅之。濟曰：「淵有文武長才，陛下任以東南之事，吳不足平也。」孔恂、楊珧曰：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。淵才器誠少比，然不可重任也。」及涼州覆沒，帝問將於李憙，對曰：「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，假劉淵一將軍之號，使將之而西，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。」孔恂曰：「淵果梟樹機能，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。」帝乃止。

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，彌有學術勇略，善騎射，青州人謂之「飛豹」。然喜任俠，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：「君好亂樂禍，若天下有事，不作士大夫矣。」淵與彌友善，謂稱曰：「王、李以鄉曲見知，每相稱薦，適足為吾患耳。」因歔欷流涕。齊王攸聞之，言於帝曰：「陛下不除劉淵，臣恐并州不得久安。」王渾曰：「大晉方以信懷殊俗，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？何德度之不弘也！」帝曰：「渾言是也。」會豹卒，以淵代為左部帥。

夏，四月，大赦。

除部曲督以下質任。

吳桂林太守修允卒，其部曲應分給諸將。督將郭馬、何典、王族等累世舊軍，不樂離別，會吳主料實廣州戶口，馬等因民心不安，聚眾攻殺廣州督虞授，馬自號都督交、廣二州

諸軍事，使典攻蒼梧，族攻始興。秋，八月，吳以軍師張悌為丞相，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，執金吾滕修為司空。未拜，更以修為廣州牧，帥萬人從東道討郭馬。馬殺南海太守劉略，逐廣州刺史徐旗。吳主又遣徐陵督陶浚將七千人，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馬。

吳有鬼目菜，生工人黃耆家；有買菜，生工人吳平家。東觀案圖書，名鬼目曰芝草，買菜曰平慮草。吳主以耆為侍芝郎，平為平慮郎，皆銀印青緩。

吳主每宴群臣，咸令沉醉。又置黃門郎十人為司過，宴罷之後，各奏其闕失，迕視謬言，罔有不舉。大者即加刑戮，小者記錄為罪，或剝人面，或鑿人眼。由是上下離心，莫為盡力。

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：「孫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，若一旦皓死，更立賢主，則強敵也；臣作船七年，日有朽敗；臣年七十，死亡無日。三者一乖，則難圖也。誠願陛下無失事機。」帝於是決意伐吳。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，邊戍皆戒嚴，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。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，上疏稱：「皓必不敢出，宜因戒嚴，掩取其易。

杜預上表曰：「自閏月以來，賊但敕嚴，下無兵上。以理勢推之，賊之窮計，力不兩完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，無緣多兵西上，空其國都。而陛下過聽，便用委棄大計，縱敵患生，誠可惜也。向使舉而有敗，勿舉可也。今事為之制，務從完牢，若或有成，則開太平之基，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，何惜而不一試之！若當須後年，天時人事，不得如常，臣恐其更難也。今有萬安之舉，無傾敗之慮，臣心實了，不敢以暖昧之見自取後累，惟陛下察之。」旬月未報，預復上表曰：「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，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，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。凡事當以利害相校，今此舉之利十有八、九，而其害一、二，止於無功耳。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，亦不可得，直是計不出己，功不在身，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。自頃朝廷事無大小，異意鋒起，雖人心不同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，故輕相同異也。自秋已來，討賊之形頗露，今若中止，孫皓或怖而生計，徙都武昌，更完修江南諸城，遠其居民，城不可攻，野無所掠，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。」帝方與張華圍棋，預表適至，華推枰斂手曰：「陛下聖武，國富兵強，吳主淫虐，誅殺賢能。當今討之，可不勞而定，願勿以為疑！」帝乃許之。以華為度支尚書，量計運漕。賈充、荀勖、馮紞爭之，帝大怒，充免冠謝罪。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：「自非聖人，外寧必有內憂，今釋吳為外懼，豈非算乎！」

冬，十一月，大舉伐吳，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人由出塗中，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，建威將

軍王戎出武昌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，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，龍驤將軍王濬、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、蜀，東西凡二十餘萬。命賈充為使持節、假黃鉞、大都督，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。充固陳伐吳不利，且自言衰老，不堪元帥之任。詔曰：「君若不行，吾便自出。」充不得已，乃受節鉞，將中軍南屯襄陽，為諸軍節度。

馬隆西渡溫水，樹機能等以眾數萬據險拒之。隆以山路狹隘，乃作扁箱車，為木屋，施於車上，轉戰而前，行千餘里，殺傷甚眾。自隆之西，音問斷絕，朝廷憂之，或謂已沒。後隆使夜到，帝撫掌歡笑，詰朝，召群臣謂曰：「若從諸卿言，無涼州矣。」乃詔假隆節，拜宣威將軍。隆至武威，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。十二月，隆與樹機能大戰，斬之，涼州遂平。

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，司徒左長史傅鹹上書，以為：「公私不足，由設官太多。舊都督有四，今並監軍乃盈於十；禹分九州，今之刺史幾向一倍；戶口比漢十分之一，而置郡縣更多；虛立軍府，動有百數，而無益宿衛；五等諸侯，坐置官屬；諸所廩給，皆出百姓。此其所以困乏者也。當今之急，在於並官息役，上下務農而已。」鹹，玄之子也。時又議省州、郡、縣半吏以赴農功，中書監荀勖以為：「省吏不如省官，省官不如省事，省事不如清心。昔蕭、曹相漢，載其清靜，民以寧壹，所謂清心也。抑浮說，簡文案，略細苛，宥小失，有好變常以徼利者，必行其誅，所謂省事也。以九寺並尚書，蘭台付三府，所謂省官也。若直作大例，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，恐文武眾官，郡國職業，劇易不同，不可以一概施之。若有曠闕，皆須更復，或激而滋繁，亦不可不重也。」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